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　　尺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堯許事迹具載内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爲帝亦當能以爲事故言猶之可也幽

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
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閑暇緝理萬機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踈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
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
又曰 一
事物何能介意也
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踈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
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踈舜之事迹具在内篇支伯猶支父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踈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疏古人淳樸喚帝爲子恨舜不識野情所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
蹠後字亦有作戸者隨字讀之石戸地名
也農人也今江南與人作農此則舜之友
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
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
不受也
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
入海終身不反也
蹠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
風以舜德化未爲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

大王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

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

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䟽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

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拄杖而去

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

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偽人心浮淺狥於軒冕以喪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元君求王子搜只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輿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輅也越國之人頻弑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

以玉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疏援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疏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諭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戚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疏頓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通其

意

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䟽苴布子麻布也飯飯也居䟽陋之閭巷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與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䟽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

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顔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
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踈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夫用真道以持
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
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
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
以為
踈殉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
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䟽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无乃為不好士乎

䟽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遠辟之客識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䟽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䟽與粟 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夫罪

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䟽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誤折子陽

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猘狗遂殺子陽

也

𨗳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於昭王

䟽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

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

闔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
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
屠羊賤人名説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
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
王失國説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
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
説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
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
屠羊説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正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爲珪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

不敢嘗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

䟽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爲樞蓬作門扉破甕爲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䟽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軒蓋是白素裹爲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

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

䟽縰躧也以華皮爲冠用藜藿爲杖貧無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䟽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儉繁奢故懷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䟽慝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爲人多覓束脩教以爲已託仁義以爲姦慝飾車馬以衒矜夸君子恥之不忍爲之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疏以麻緼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剥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

疏守分清虚家業窮寠三日不嘗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後決也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疏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疏紆麋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内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巳久今覩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
忘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人无壽類矣
疏情既不勝强生抑挫情欲已情抑又乖
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
得與壽考者爲儔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
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

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
足以激貪厲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蹠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餧營無火
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
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
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
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

嘗絶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咎凌藉之者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十二

天四

顔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因苦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蹴夫歲寒别木庾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

蹴削然取琴聲也扢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娱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溫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不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

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為祟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皈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逍遙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内如灼坂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穎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此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役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跣壯方之人名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壟上曰畝下曰畎清冷淵在南陽西崿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壟畝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疏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荅以不知姓伊名尹字摯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恥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方將裁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

而讓我必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疏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

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註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䟽盧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䟽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䟽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

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

二人回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䟽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踈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為己福顛人之險以為己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踈遽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

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
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
私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
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必弊故可遺
也曰夷許之之 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
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
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
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
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
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 ○

○聖人之迹邪則伊吕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䟽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三十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

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係小城也為害既巨故百姓困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主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

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
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
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
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
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
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
陽膾人肝而餔之
　跣餔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刊定禮樂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

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帶既闊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
本妄作孝悌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跖僥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
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
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
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
幕下
跖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覲儀

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也願履綦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跣趨疾行也反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

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

踈激明也貝珠也黃鍾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

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令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䟽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遭篡弒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

○

居起則于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
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
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
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
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纂弒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爲後世之教

也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疏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誘惑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

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聵事既不遂身遭菹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疏謂不與丹朱天下

舜不孝

疏為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於囹圄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䟽六子者謂黄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
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
故可耻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
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
行非世抱木而死

䟽二人窮死首 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
名焦周時隱者 也飾行非世廉絜自守荷
檐採樵拾橡充 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于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

疏申徒自沉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

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
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阿異乎張磔死
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
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
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死
字有作豕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
之作豕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
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
卒為天下笑

䟽為達道者之所嗤也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尺五

欲察味志氣欲盈

䟽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禀之造物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
發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閒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

全眞也寔足論哉

疏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伋伋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遽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遺惟增其弊狂狂失眞伋伋不足虛僞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慴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跖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跖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

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荅云實

如所言也

立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

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

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
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遭
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覆其危險
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嗤
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
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之意也即郭注
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
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盡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跳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疏反乖逆也若棄名利則乖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耻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

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

疏桀紂孔墨亟釋於前臧謂臧獲也聚謂孽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慚怍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赧慼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

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嘗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胷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踈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
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
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
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又五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踈戚無倫貴賤无義
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十二

踈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
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
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

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庳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

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
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即文王之父
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爲
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
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疏夫儒者多言強爲名位墨者兼愛周普
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

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為正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疏訟謂論説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己殉其所不為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

苟得普共談玄言於無為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故曰无為小人反殉而天无為君子從天之理

踈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皈根合於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踈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疏所為真性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喪爾真性也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於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縣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

○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
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跡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
子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
丈五　十五
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
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
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
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
行賤士以全其内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跡自比干已下臣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
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
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
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
道之人深宜誠慎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

○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家富財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

正理志念不忘以遣貪求之心而不取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

又五

十六

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已為超絕流俗過越世人況已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

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

疏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著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

心靈而愚者妄爲之也

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䟽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但知爲於有爲不知爲之所以出自無爲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䟽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

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䟽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嗛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平蓋性之然爾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雖非桀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爲舉動○
以百姓心爲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
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爲故不求
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
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
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
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戲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踈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弑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矜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嗛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醪醴耳聒宫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侅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蹠貪取財寶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諂情
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憤
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
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
不舍可謂辱矣

尺五　二十

蹠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凝壁譬彼堵
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
害豈非恥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
不止可謂憂矣

疏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愁而論之豈非憂患

内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窓樓敞出内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於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之退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懍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當爾之

○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絶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同卷 又六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雜篇說劒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䟽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劒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

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

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

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寘胷故語聲難澀斯劒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誨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

䟽其劒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䟽夫爲劒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劒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請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
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
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
士敦劍

疏敦斷也試陳劍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
劣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劒故問之

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

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

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

城爲鋒齊岱爲鍔

疏鋒劒端也鍔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

外山此地居北以爲劒鋒齊國岱岳在東

爲劒刃也

晉魏爲脊周宋爲鐔

疏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爲脊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爲環也

韓魏爲鋏

疏鋏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爲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此五行匡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闔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之道也

此劒宜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疏夫以道爲劒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

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爲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桀士爲鋏此劒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用此劒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

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侯之劒也

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

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无異於闘雞一旦命已絶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為大王薄之

䟽莊子雄辯冠絶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䟽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懣豈復能飡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䟽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三十二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郭　象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疏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

香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句踐平吳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於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鬚

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倶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䟽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䟽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䟽問其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疏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

卿相乎皆答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

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

本迢遰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

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

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踈拳撓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踈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丘不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

聞至教敢不虛心

䟽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遼乎

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

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䟽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

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

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

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

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

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䟽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䟽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税不相係

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

蹠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勤大夫之憂也

廷元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蹠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萬物夭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乃

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
而事之謂之總
疏謂之原本闕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道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輙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巳親者雖惡而舉與巳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傷人可謂姦慝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

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佞之斯險詖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以君子不與為友朋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名謂叨濫之人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狠戾之人
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已雖惡而善物異乎已雖善而
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

○

離此四謗者何也

疏慨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睎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爲達道以己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脩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眞性所有功名還歸人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註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踈外乎

孔子愀然

疏自捄也

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眞者不僞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僞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

○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
䟽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
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

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
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䟽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爲主飲酒陶
蕩性情故以樂爲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
可一其事迹也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眞實之性禀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

疏法効自然寳貴眞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逍遙翻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囂塵而遷貿徇物無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僞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

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恥訓誨尋當服勤驅役庶爲門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疏從迷適悟爲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覩機吐照方乃無

疵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剌船而去延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盻船遠波定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

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
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
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著禮義時閒固久嗟其鄙拙故伏軾
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
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
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
而由獨擅之

蹴召由令翦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

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蠉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爲至人之道也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